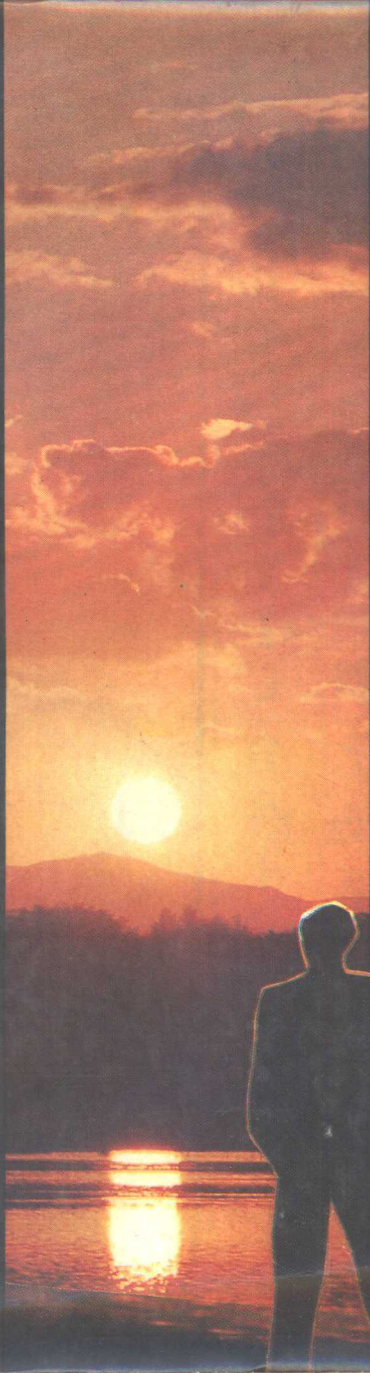


有钱 十万

● 钟道新 著



有钱十万

钟道新 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有钱十万

钟道新 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(太原市解放路46号大楼)

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541总厂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印张：10,875字数：230千字

1989年11月第1版 1989年11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000册

ISBN 7-5378-0217-3

I·214

定价：3.50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特色鲜明的中短篇小说集。小说着重撷取中国高层次知识分子的生活侧面，剖析并勾勒出他们的思想感情和命运轨迹，形象塑造生动，内心开掘传神。同时，小说善于将深刻的哲理内涵、高深而具象的科学知识、幽默潇洒的语言风格有机地揉合起来，构成一种独特的小说风格，读来自然酣畅、韵味颇浓。

目 录

- 部长约你谈话 (1)
- 有感于斯文 (84)
- 经济风云 (198)
- 有钱十万 (234)
- 风烛残年 (275)
- 姓赵的山东人 (299)
- 继 承 (315)
- 交 接 (327)
- 青山遮不住 (334)

部长约你谈话

引 子

一架泛美航空公司的波音747班机，在首都机场上空——

圈接一圈地盘旋。

当它找准了跑道之后，就不顾一切地扎了下去。

华焯摸了一下安全带，然后双手枕在脑后，等待着陆那一瞬间的来临。

他是搞航空的——航空部进出口公司纽约分公司职员。学的也是航空——发动机热物理。加之四年来，不停地在美国辽阔的国土上飞来飞去，所以完全有资格称为“飞机专家”。

着陆了。一下轻微的震动。华焯松了一口气。

说实在话，这个飞行员的着陆动作并不是完美无缺的。也就是说，不是“三点平降”，而是朝右微微斜了一点。也许大多数乘客没察觉，可华焯却感觉到了。

人们常爱把飞机比成银色的大鸟，轻灵的燕子。但在他看来，这些形象化的语言，只适于诗人。飞机就是飞机，是由冷峻的铝合金，外加无数精密仪器、喷气发动机和几万加仑油组成的。无情无义，一点马虎也容不得。比方刚才，只要再斜过几度，就很可能出危险。他边想边解开安全带。这是一个专家的时代。人们看病、受教育、旅行，无不依赖专家。所以在许多时候，人们莫名其妙地将自己的生命轻易地交给专家手里。当然，大多数时候，专家的决定是正确的，可失误的时候也不少，比方刚才那一下。

华焯略整了一下衣冠，就从行李架上取下那只磨得露出牛皮本色的旅行包，顺着人流，走出舱门。

“有报关的东西吗？”一个面目象国徽一样严肃的海关职员问他。

他边摇头边打开文件箱。里面只有几本精装的书，几迭资料和几件换洗的衣服。

“行李在哪？”职员冷冰冰地问。

他又摇摇头。

身穿优质毛料制服的职员，一边往入关单上盖章，一边用疑惑的眼光打量着这个貌不惊人的小伙子。从七七年海禁大开以来，他就一直在机场海关工作。如果把中国比喻成一个大车站的话，首都机场海关就是主出站口。各式各样的人都从他眼前流过。有的人，带回的衣物足够四口之家穿一辈子，而且一看就知是旧货。另外，还能见到印有旅馆字样的手纸、香皂等。有一次，X光检查仪，发出令人胆寒的啸叫，他赶忙打开，发现里面全是刀子——对人毫无危害的不锈钢餐刀。一看就知道是顺手牵羊“牵”来的。而这些“餐刀

族”的主人，还是一位司长呢。还有一回，一位道貌岸然的学者，竟在裤口袋里藏了一台高柱“长诺”相机。……反正，无论头一回出国的人，还是常出国的“油子”，他都见多了。可象华焯这样几乎双手空空的人，却极为罕见。更何况从护照印记看出，他已经在外国呆了四个年头。

所有的手续办完之后，他略带敬意地把表递给华焯。后者很有礼貌地点了一下头，就走了。

华焯没有给妻子打电报。他是突然被召回国的。经验告诉他，这不是个好征兆。晚让她知道一刻，就晚操一刻心。爱操心，本是女性的特征之一，何况她就是不操心也够可怜的了。结婚五年，他就出去四年，中间只回来过一次。所以尽管卧室里放满了各式各样的娃娃，可除了妻子，还没人会玩。

他走出机场的大厅，准备找一辆出租汽车。

“有外汇券吗？”留着小胡子的出租司机探出头来问他。

他摇摇头。

“那您请稍候。”司机一打方向盘，就迅速地把车朝一对刚出大厅的美国游客开去。

“请稍候。”

“请稍候。”

千篇一律的回答。

全世界不管哪块地盘的出租汽车司机都够滑、够尖的，以至于美国人都管这一行叫作“不诚实的勾当”。可他们充其量不过多转几个圈，敲你几块冤钱而已。象今天这样，遭到干脆的拒绝，还是头一次。

五年前，他经过多方活动，转着圈地托关系，终于从一个边远的省份，“杀”回了北京，与妻子会合。

从此他的命运就发生了转变，一切都顺溜起来。在航空部的六层大厦里，他先在办公厅当了两天文书，就被借到外事局。在那呆了五个月之后，突然被召到部属进出口公司。

“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？”当时还是黄副科长的黄塞问他。

他报出了一个北京人从来没有听过的外地小学院的名字。

“好。”黄经理点点头。“工农兵学员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那好。懂外语吗？”

“英语还能凑合。”

黄经理又说了声“好”——<麻衣神相>上有一条著名的定理：只有当官的，才会连声说“好”。而当兵的，只能点头称“是”。

他被录取了，就这么简单。据说许多部一级干部的女儿，都被这位外表整肃，负责筹办航空部驻美分公司的黄经理给卡住了。

这是为什么呢？一年后他才搞明白。

在元旦的聚餐会上，黄经理多喝了几杯，引出了一番议论。“一个人就是一束关系。如果由二十个辐射强度极大的关系束组成一个系统，那么这个系统就无法自如地运转，将

会变得很僵硬。我的工作将会变得极其难做，而且肯定做不好。”

他的话，引起华烨的思索。他往深里一分析，就发现全公司二十四个人，几乎个个都和华烨一样，人人非名牌大学出身，家世清白，听话，肯干。所不同的是其余人几乎都在四十岁以上。

每个领导者都有自己的作风：有人喜欢找一些比自己能干的部下，然后将责任一分，自己当“甩手掌柜”，而大部分人都喜欢找一些不如自己的部下，好使命令能够顺利地推行。

黄经理肯定是属于后一种。但不管属前属后，华烨认为他能称为标准的现代领导者：精明、能干，平时严肃，必要时也不缺乏幽默。当你向他汇报工作的时候，刚说到一半，他其实已经明白了，可他仍然让你把话全说完。每次开公司会议，他总是坐在一个很不显眼的角落里，默默地听着。当大伙把话全讲完之后，他就来上番总结。他说着，说着，就把许多原来分歧很大的意见揉和到一起了。所以一年来，公司的业务开展非常迅速。

可华烨隐约中总觉得黄经理还有另外一面。当然，任何人都有若干个面。不过黄经理的“另一面”总让人琢磨不透。从六八年下去插队以来，华烨阅人、阅世的经验算得上丰富了。无论昏官、能吏，还是真正的公仆，他都见过，可就是无法把黄经理归类。

归不了类也就算了。给领导归类原来就不是属员该干的“勾当”。

在华烨到美国的第四年头上，发生了一件事。

“小华，”当华焯正收拾公文准备下班时，桌子上的电话响了。“如果你没有另外安排的话，我想请你在‘飞天’餐厅吃顿饭。”听筒里传来黄经理的声音。

要与下属保持适当的距离，只有这样才能保持领导者的形象。据华焯的观察，黄经理是很懂这条当领导的要诀的。象这种破格的邀请，从来没有过。平素黄经理的工作指示，总是通过对讲机发布。今天既用电话传达，显然预示着只邀请他一人。

雨中的纽约，灰蒙蒙的一片，一点也不给人以舒适的感觉。按说这种天气里，该早早回到公寓，冲上一个澡，换上柔软舒适的睡衣，然后捧上自己爱读的书，好好地读它一阵。可既然头头看得起你，也只好穿过半个纽约，去郊外那家从没听说过的餐馆，吃上一顿拘束的晚餐。华焯边想边竖起风衣的领子，准备钻入无边无际的秋雨之中。

“坐我的车子。”华焯刚下台阶，一辆八三年产的“尼桑30”就开了过来。

又是破格的礼遇。今天估计没有什么好事。黄经理的座车，谁也没有坐过。平时若有大型宴会，总是大伙包一辆大客车，而黄自己开车去。专车是他身份的标志，权力的象征，神圣不容侵犯。不过让坐就坐。华焯打开车门，弯身钻了进去。

车门一关，车子就启动了。

“小华会开车吗？”在车进入中速车道后，黄经理问。

“会开。”

“什么时候学的？”

“从七二年到七六年，我一直在廷川县运输公司当司

机，开一辆带拖车的‘解放’。”

“好。”尼桑轻捷地拐进高速车道。“部里又批准咱们买一辆轿车。我正不知该划到哪个部门，让谁来驾驶，这下有底了。”

听见这话，华焯不禁有些喜出望外。纽约实在是太大了，好象是专为“有车阶级”设计的。可部里那帮子官僚，却硬抠条文：什么级别的单位该配置几台车，死活不肯从实际出发。看来今天算是熬到头了。每天最少可以省出一个小时来。时间就是金钱，那一个小时到底能折成多少钱呢？因为不知道换算当量，华焯到了饭店后，也没能估出来。

“飞天”饭店是一家华人开的餐馆。门口悬挂着两只极红的纱灯，笼上面扎着四个极无才气的黄色“飞天”，样子简直就象四只蝙蝠。那股俗气劲儿，很容易使人想到香港的“宋城”。可一进去，华焯的感觉就大变了：富丽的纯毛地毯，茶色灯罩镀金杆的灯，锃亮的不锈钢餐桌，尤其是桌上放置的一对银烛台，给人一种东西文明熔为一体的感觉。

“黄经理要什么菜？”刚一落座，跑堂就降临在桌旁。他操着一口纯正的北京腔。三十出头，或者还要老一点。

“请点。”黄经理把黄缎面的菜单递了过来。

华焯当仁不让地接过菜单，点了几只菜。若论吃馆子，他称得上是行家。在插队的年头，每次归京，即使典衣卖裤，也得上馆子“抢”上几顿，籍以填补缺油少盐的农村岁月所留下的空虚，发泄一下心中的不满。所以，无论中西大菜，还是略知其中之味的。“酱爆肉丁”、“油烹大虾”、“溜里脊”、“黄瓜鸡蛋”。他不加思索地点出四样菜来。这是他当年最爱吃的菜，虽然已经三年无缘重温了，可菜这

东西就象歌曲：一遇适当的情境，你认为早已忘怀的旋律，就会突然涌出来，完全是下意识的。

“再来几样。”黄经理不看谱，信口点出几样“蜗牛”、“蚯蚓”之类肯定便宜不了的菜。

“两位稍候，片刻即来。”跑堂说罢，就一下子消失了。

“他姓章，北京来这已经五年了。”黄经理向华辉介绍。

说话间，几只生气勃勃的菜就端上来了。颜色除却春水的翠绿，便是“上用”的明黄，且结构巧妙，造型别致，简直绝了。

“要什么酒？”小章问，“请放开点，小店什么牌子都有。”

“给小华来二两‘茅台’，二两‘五粮液’，我来加冰的‘拿破仑白兰地’，”黄经理的中指有节奏地弹着钢桌面，发出挺好听的声音。

“你新婚燕尔，就被我拖来办公司，想必很有些意见吧？”酒过三巡，黄经理举起杯和华辉碰了一下，打开了话头。“三年来，总想关心你一下，可一直抽不出空。”

华辉用适量的微笑，把领情的信号反馈回去。

“我打算让你这个月二十日，也就是下星期一，回北京去汇报一下工作，你可愿意？”黄经理的微笑充满了人情味儿。“要不然，小朱该怨我了。”

一阵激动，掠过华辉的心。没有什么比回家更使他向往的了。此刻，他仿佛已经见到妻子那小小的手，圆圆的脸，甚至额头上因思念他而起的皱纹也已经数清楚了。

“麻省理工学院有个行为专家，说过一段极著名的话：‘与其关心下属，不如关心下属的妻子’。”黄经理仰脖喝下一大口酒。“君以为然否？”

“然也！”华焯也笑着举起杯。

两人边聊、边吃。

这是一顿真正的晚餐，不象那种虚有其表的大宴会。华焯吃得舒服极了。

虽然小章象只燕子似地，在整个餐馆内飞来掠去，但总给他们这张桌子以足够的照顾。

“一百七十美元整。”饭毕之后，小章拿出一张单据。

“一百八十美元。”黄经理从口袋里掏出来只很讲究的五隔皮夹，点出几张崭新的美钞来。据会计说：每次发薪，他从不点钱，可如一有旧了、脏了的钞票，他却要一张张地抽出来换成新的。

“我不收中国人的小费。”小章笑着把多余的十美元推了回来。

“那我就成全你。”皮夹重新张开嘴，把票子吸入。

想不到这位极仔细的黄经理手脚还真够大的。一百七十美元，大概相当于他半个月的薪金。华焯原以为他会使用信用卡，让公司付账呢！看来把他的道德水准估低了。

“这是我的名片。”在大门口，小章塞过来一张硬纸。

“希望常来电话、常来玩。”

借着“蝙蝠灯笼”，华焯发现小章水灵灵的眼中，游过几丝光。有一次，他在吕梁山深处，与一位在那插队的中学好友告别时，就见过这种光。

“把钱给小章这样的人，打心里就愿意。”黄经理把控

有很重的金属坠的车钥匙递给华烨。“看来金钱的力量就是大，大得能够塑造一个人。要是在国内，他不给你个冷脸子看才怪呢。”

华烨的嘴唇动了一下，但没说出想说的话来。

“你的车开得蛮不错嘛。”从饭店出来，黄经理以一个很舒适的姿式躺在车后座上。

“中国西部的那些山村公路，设计者的原意，与其说是为了交通运输，倒不如说是为了考验司机的驾驶技术和胆量。和那相比，在这路宽为二十五米的公路上开车，就和玩似的。”华烨瞟了一眼荧光闪闪的速度表，发现时速已达每小时一百六十公里，就稍许松了一下油门。“您在哪儿学的开车？”

“来美国之后。”黄经理稍微迟疑了一下回答。

黄经理执意要先送华烨回公寓。

“明天你就可以动手收拾东西，订机票了。”华烨下车前，黄经理漫不经心地说。

当浴盆里温热的水漫过华烨的肢体时，他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：根据“人情平衡”原理，宣布好消息，往往是在一个普通的场合；而只有有求于你，或被告不好的消息时，才会以餐馆为背景。依此类推，黄经理的饭不会让自己白吃。可他的目的何在呢？

他没能想出结果来。

还有三个钟头就上飞机了。顶多再过二十小时，就能见到妻子。华烨这辈子没少出过门，因而也就没少回过家，所以他认为自己已经进入了“来去千般无悲喜”的境界。可今天却一反常态，把早已收拾好的行李，重新打开来检查：一只

小别针，14K金，虽离“足赤”很远，但造型别致，一贯酷爱小工艺品的妻子一定喜欢；一本牛皮面、烫金字的《莎士比亚悲剧集》，英文版的。女人总喜欢悲剧，插过队的女人尤其如此，她一定会边查字典，边抹泪珠儿；一个电子娃娃，美国奥尔唐康公司的产品，温情式的玩具，是电子文明与机械文明的杰作，臀部盖有“接生”人员的印记，而且有姓名，有籍贯，一副典型东方面孔，好象有生命似地。可妻子会喜欢吗？因为你只要深入这个公司的内部，就会知道娃娃的四肢是在香港生产的，衣服在日本，躯干在南朝鲜，头在新加坡。不！华焯笑着摇摇头。这是男人的思维方式，女人的思想不这么机械。可它华竟是假的呵！而假的娃娃，往往会引起真的伤心。

门铃响了。

华焯赶紧把那个可爱的电子娃娃藏入箱内。

来的是黄经理。

略寒暄了几句，黄经理就打开他带来的那个纸盒。“公司准备了一点小礼物，送给你的她。”

盒内是一尊钢雕的自由女神像。手中的火炬仿佛在熊熊燃烧。

“那我替她谢谢您了。”华焯真的被感动了。这是一种自动生发的感激，其力量是很大的。看来那位麻省行为学专家还有点真学问，说在了点子上。

“另外我有桩小事情拜托你。”黄经理很随便地坐在丝绒沙发上。“我有个侄子，跟你的岁数差不多，也插过队，而且也是学发动机热物理的，前不久刚申请到奖学金，十二月中旬赴美，届时如果方便的话，请与他同行。他头一次出

国，用你们老插的行话来说：是个老土。”黄经理微微地一笑，露出两排雪白坚挺的牙齿。

“我能呆到十二月中旬？”

“我想，”黄经理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华烨忙乱中忘收的电子娃娃包装盒，“如果让你在部里搞一下明年的工作计划，你不会反对吧？”

由于被人窥破了心事，华烨觉得有点不好意思。

二

黄经理的住宅，在纽约市郊一幢三十层公寓的顶楼。面积不大，七十平方米，但环境很好，远离高速公路，安静得很。背面是一片茂密的树林，一条虽然不宽、但干净得出奇的小河，缓缓地在里面徜徉。

黄经理今年五十二岁了。五五年毕业时，清华很有意将他留在学校里。可他不肯。他深知清华大学虽然是著名学府；可不过是块弹丸之地。而在这弹丸之地里，塞满了高密度的人才，绝难出头。即使侥幸出了头，到手的权力也是微不足道的——在五十年代，有多少人懂得这些呢？可他懂，而且懂得很透。还在他孩提时代，曾在交通银行做过副经理的父亲，就不止一次给他讲过这样一个寓言：厕所里的老鼠一辈子吃屎，而且人一来，就得跑，终日惶惶。而官仓老鼠大如斗，见人开仓亦不走。一辈子安居乐业，尽享荣华。人不是老鼠，但在选择工作生活地点上，也有仿佛处。所以他躲开了清华，来到了部里。

当时航空部刚刚组建，党员不多。他顺理成章地成了党